

简论西夏外交文书^{*}

□江菊玉, 李 晶, 赵彦龙

摘要: 外交文书是国与国之间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 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密切交往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交际作用。对西夏外交文书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研究西夏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外交策略、外交思想, 为更好地研究西夏提供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此, 我们利用目前所见资料, 从西夏外交文种、西夏与宋辽金公文及公文分析这两大方面, 从文书学、写作学等角度来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探讨, 从而了解西夏外交文书的内容及特点。

关键词: 西夏; 外交; 文书

作者简介: 江菊玉 (1985 -), 女, 江西南康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 晶 (1983 -), 女, 山西大同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彦龙 (1966 -), 宁夏西吉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文书档案。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夏公文写作研究” (项目批准号: 09YJA870017)。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地方割据政权。公元 986 年继迁向辽称臣, 公元 1038 年元昊称帝, 公元 1227 年西夏灭亡, 在这 3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西夏与周边民族有密切的交往, 譬如宋、辽、金、回鹘、吐蕃, 都与西夏有着外交上的往来, 且西夏分别与宋辽、宋金形成鼎立之势。以公元 1124 年西夏臣金为界, 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与北宋、辽对立, 后期与南宋、金对峙。西夏统治者周旋于宋、辽、金之间, 为自己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 使西夏政权得以延续。研究这段历史, 离不开史料的记载, 其中, 西夏与各国之间的往来文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些外交文书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西夏与宋、辽、金的交往关系, 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

一、西夏外交

(一) 关于“外交”

现代所讲的“外交”, 其外交主体是“国家”, 这与中国古代的外交概念是有区别的。

古代的外交主体可能是国家与国家，也可能是国家与朝廷，或朝廷与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交往。譬如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西夏”，在古代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中并不是一种国家或朝廷，而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但其在古代却是对外交往的主体，而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西夏与宋、辽、金等国的交往，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而是民族之间的交往。但对特定历史对象的研究，我们应回归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中，西夏与当时其他民族的交往是以政治、经济、军事的独立体来进行的。虽然西夏与宋、辽、金建立的是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即西夏多是以臣子的身份与其他王朝进行交往，但大多数情况下西夏在外交主体上与他们却处于平等的地位。

基于西夏是外交主体这一认识，其与宋、辽、金等王朝之间的交往，实际上就是西夏的外交。西夏在与其他王朝的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文书，也可称为“外交文书”。由于外交文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西夏与其他王朝进行对外交往的载体，故可以通过对西夏外交文书的研究来探究外交的变化，这有助于研究西夏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外交策略、外交思想，为更好地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

（二）西夏与宋辽金的交往

西夏对外交往主要呈现出“称臣请封”的特点，西夏多是以臣子的身份与宋、辽、金交往。公元1124年西夏臣金之前，向北宋和辽称臣。公元986年继迁开臣辽之先，“称臣请封”是西夏政权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国策。西夏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开拓自己的疆土，不断扩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向辽称臣，还获得了抗宋的主动权，更获得了辽主对西夏政权的支持，建立起抗宋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向北宋请封，除获得对土地的管辖权外，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据《宋史》记载，西夏在向宋称臣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物资，譬如茶叶、银、绢、冬服、盐、米、面等，这些物品对于处于荒芜之地、以游牧为生的西夏来说，对国力的补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继迁在临终之时告诫德明要归顺大宋。

从西夏臣金到西夏灭亡，西夏与南宋政权的联系因金朝的阻隔而减少，只是在夏金、宋金关系紧张时，两国才有些许往来。譬如《西夏回刘锜等檄书》就是在金欲兼并宋四川之时，宋四川宣抚使刘锜、吴玠檄告西夏并希望西夏能够与宋朝共同抗击金朝，西夏皇帝仁孝回复宋将刘锜等的书信。西夏虽然十分积极主动地回复了宋将刘锜的书信，但实际上西夏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而是伺机扩充地盘。西夏称臣于金，增加了其对金的依赖性，使夏金之间比较长时期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同时促进了金夏之间的商品流通，使北方农牧业得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使金、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外交上夏金两国互派使者出访，西夏多次聘使赴金。据统计，在夏臣金的100多年里，夏共遣使238次，夏金交往文书中多是对此的反映。譬如西夏上金的《贺金正旦表》，就是乾顺于夏元德七年（1125）春，遣使如金贺正旦的歌功颂德之文。

二、西夏外交文种

（一）西夏外交文书辑录之作

王仁俊《西夏文缀》2卷，是一部汉文、西夏文书汇集之作，书中共摘录文书21篇，关于西夏外交的文书有15篇，包括：表11篇，如《贺金正旦表》《诣宋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表》等；书4篇，如《移宋刘昌祚书》《遗统军梁哆□书》等；奏15篇，如《遗武功大夫

锡鄂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以上是根据书目目录作统计，但在文书的识读过程中，本文认为文种“书”的篇目在归类上应重新加以区分，即除《留置金明汉人颈上使报宋经略使书》《不肯削号使文贵王嵩以臣荣弟旺令崑名环卧誉诤三人议和书》归于“书”这一文种，其他两篇则应归入文种“移”。故《西夏文缀》中外交文书重新统计如下：表11篇、奏1篇、书2篇、移2篇。由于《逸目考》中文书均有目无文，本文对其则不作分析。

《西夏文缀》中对文书时间和出处均有注明，如《宋却献百头帐再上表》，注明时间为“乾祐七年”，出处为《金史》；有的还注明作者，如《移宋刘昌祚书》，除注有时间和出处外，还注明作者是“昂星崑名济”。此外，书中卷二后亦有《西夏文逸目考》，属于有目无文者。作者把史书中见到的一些关于西夏外交文书的题目加以整理，附录书后。逸目共收录外交文书36篇，其中见于《宋史》的有24篇，见于《辽史》的有5篇，见于《金史》的有7篇。文书种类除表、奏、书3个文种外，又增添了“牒”“移”等2个文种，这使西夏外交文书种类较为完善。

罗福颐《西夏文存》是辑录西夏文书的又一部著作，共收入外交文书28篇，分别为：表14篇，如《乞宋敦谕边臣诏约表》《谢宋恩表》等；奏3篇，如《使诣宋乞赎大藏经奏》等；书6篇，如《使贺九言贺宋嫚书》《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等。外编中亦辑录：表4篇，如《遣使诣麟州上表》；檄1篇，如《报吴璘遣使檄夏国书》。在《西夏文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公文种类“檄”。以上是根据《西夏文存》中著录文书目录作统计，但在文书的识读过程中，发现“书”这一文种中，有3篇公文应归于“移”中，即《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破宋金明砦遗宋经略史书》《遗统军梁哆□书》；有1篇应归于“檄”，即《西夏回刘锜等檄书》。

此外，其他的历史史料中也散落一些与西夏相关的外交公文，如《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著录了一些关于夏宋往来的外交文书。《宋大诏令集》是北宋时期各种诏令文书的汇编之作，宋夏文书主要集中于《政事门·西夏》卷。《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宋夏交往文书大部分散落在其中，没有集中的著录。后人在对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中，也对西夏外交文书有一些整理，如元代脱脱等《宋史》《金史》，清代戴锡章的《西夏纪》、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当代李范文的《西夏通史》等书中亦有一些关于西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文书资料。这些历史史料对于研究西夏的历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西夏外交文书种类介绍

根据西夏文书的汇编可知，西夏外交文书的种类主要有表、奏、书、牒、移、檄几种。以下是对这些文种的简要介绍。

表——从秦朝一直沿用到清朝，主要用于臣下对国君陈情、谢贺的奏议文种，是上行文。关于表的沿革和作用，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有所说明“三代以前，谓之敷奏。秦改为表。汉因之。……唐宋以后，多尚四六。其用则有庆贺、有辞免、有陈谢、有进书、有贡物。”^[137]凡属于论谏、劝请、陈乞、待罪、进献、推荐、庆贺、慰安、陈谢（谢官、谢赐）、讼理、弹劾等事由皆可用表。从西夏文书的使用来看，也不外乎上述几种用途。如《贺金正旦表》是西夏乾顺于夏元德七年（1125）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中多有此类记载，都是西夏贺金天清节、万寿节、正旦等节日时上呈的表文。

奏——是我国古代臣子上于皇帝，陈述政事的上行文种，从秦一直沿用到清。奏来源于“书”，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改书为奏。奏的主要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

中总结为“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僭谬，总谓之奏。”^{[2]252}即用于臣僚对政事有所批评或建议，对某官进行弹劾等。西夏外交文书的汇编中主要著录了4篇奏文，分别为《使诣宋乞赎大藏经奏》《使诣宋乞用汉仪奏》《使诣金贺万寿节附奏》《遣武功大夫锡鄂文忠等贺万寿节入见附状奏》。后两篇题目不一，但文书内容一致，故文书汇编中实有3篇奏文。这3篇奏文中，前两篇属于向中原王朝乞用物品和礼仪制度的，相当于文种“表”中“陈乞”的功能；只有第三篇用于对政事的批评或建议，体现了“奏”的功用。移录其内容于下：

众军破荡之时，幸而免者十无一二，继以冻饿死亡，其存几何。兼夏国与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连岁勤动，士卒暴露，势皆朘削。又坐为宋人牵制，使忠诚之节无由自达，中外咸知，愿止约理索，听纳臣言，不胜下国之幸。^[3]

这篇奏文对宋夏战争的残酷以及宋发动战争而造成无辜罹殃悲惨局面的严厉斥责与痛切直陈，同时也表明了西夏忠于金朝的决心。

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种之一。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对书的功用进行概说，即：“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1]41}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亦说“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2]278}从他们的论述中可知，秦代之前，“书”没有固定的行移方向，上行、平行、下行皆有；到秦汉之时，书的上行功能被表、奏两个文种逐渐取代。又徐望之《公牒通论》载“惟臣民上书，乃与奏并行，由汉迄清，相沿未革。”^[4]从中可知，书这一文种在后代亦可作为臣上于君的上行文使用。西夏文书中此类文书共有4篇，多是西夏为争取自身权益而上书辩护，如《使贺九言赍宋嫚书》中，元昊把挑起宋夏战争的罪责归之于宋，竭力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开脱。

牒——平行机关或不隶属的官署之间互商公务、协商问题等时所用的一种平行公文。《金史》中有关于夏金两国交往使用“牒”这一文种的记载，但有目无文。据史书记载，应是夏国在与金的军事战斗中失败后，用以向金请降的文书。

移——即“移书”，又称“遗书”，从春秋战国一直沿用到清朝，用于不相隶属的官署机关之间，是平行文。西夏外交文书中对这一文种的使用，多是用来张扬国威。如《破宋金明砦遗宋经略使书》，是一篇长夏人威风、灭宋军志气的文书。

檄——即“檄文”，也称“檄书”，战国时形成，起初用于君臣征讨、晓谕或声讨，后逐渐定型为讨敌、威敌、晓谕的军事文种。西夏文书中目前所能见到的檄文有两篇，即《西夏回刘锜等檄书》和《报吴玠遣使檄夏国书》。这两篇公文均是西夏回复宋的合作讨伐之作，文中写明西夏对金的不满，也表现出西夏人对宋朝文明的钦慕与向往。

三、西夏与宋的外交文书

（一）西夏致宋的公文

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从目前宋、元、清史籍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有表和书。现根据史籍所记载顺序粗略统计，西夏上宋的文书主要有34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23篇。夏、宋间的平行文，西夏致宋的有17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9篇。这些文书的内容有陈情谢恩的，如宋真宗咸平元年（998）春正月，李继迁不仅重新得到了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得到了宋朝所赐姓名、所授官职，而且张浦也回到了继迁身边，继迁感

激涕零，遂遣使押牙刘仁谦奉继迁命《遣使如宋乞让恩命表》^[5]，请让恩命，抒发感激之情。有厌恶战争的，以夏惠宗秉常于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上《贡宋乞绥州表》^[6]和夏大安九年（1082）上《贡宋表》^[6]为代表。有求赐佛经之文，史书保留下来的比较完整的公文只有两篇，这两篇公文都在谅祚朝，即夏髌都二年（1058）第二次向宋求赐佛经撰写的《与宋乞赎大藏经表》^[7]和夏髌都六年（1062）第三次向宋求赐佛经撰写的《与宋再乞赎大藏经表》^[8]。有表示议和归顺的，如元昊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撰写的《遣使如宋上誓表》^[8]。另外还有乞颁誓诏、张扬国威、乞赐仪物等公文。

有关反映西夏议和归顺的公文当首推元昊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撰写的《遣使如宋上誓表》^[8]⁹⁰⁸。移录表文内容于下：

两国不通和好已历七年，边陲屡经久敌。今立誓之后，其前掠夺过将校及蕃汉人户，各更不取索。自今缘边蕃汉人逃背过境，不得递相袭逐酬赛，并逐时送还宥州保安军，无或隐避。臣近者以本国城寨，进纳朝廷，其系栲栳、镰刀、南安、承平四处地分及他处边境，见今蕃汉人户住坐之处，并乞以蕃汉为界，仍于本界修筑城堡，各从其便。朝廷每年所赐绢一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万斤，进奉贺正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赐中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并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着一千匹、衣着一千匹，伏乞无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辄干朝廷，只令本国独进誓文不合，亦乞颁赐誓诏，盖欲世世遵承，永以为好。傥君亲之义不存，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受诛，其誓表伏请藏于盟府。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正月到五年九月，元昊为迫使宋朝承认其称帝立国这一事实，凭着自己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大大增强，撕毁与宋的和约，连续对宋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和麟府丰4次大规模的进攻，除麟府丰战役攻防中失利外，其余3次战役西夏每战必捷。虽说西夏战争胜利了，但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损伤，“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9]¹³⁹⁹⁷⁻¹³⁹⁹⁸。与此同时，夏辽关系也已恶化，辽派出大军驻在夏辽边界的九十九泉，夏辽之间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元昊既然得罪了辽朝，也就不敢再同宋朝闹僵，严峻的战争形势迫使元昊不得不在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六月向宋求和，并遣大臣尹与则和杨守素上《遣使如宋上誓表》。

夏宋之间经过多次的协商谈判，最终在庆历议和中接受了宋朝封授的国主称号，在名义上仍然是臣属于宋的独立王国。但这次的求和归顺使西夏收获更加丰厚，宋朝答应每年“所赐绢一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万斤，进奉贺正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赐中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并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着一千匹、衣着一千匹”^[8]，合钱共计“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9]。

这篇议和归顺的誓表，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两国不通和好的时间和主要事件，接着规定了两国人户、疆土等事项，再写宋朝颁赐给西夏及各种节日的银、绮、绢、茶的数量，最后写明西夏的誓言和要求。总之，这篇誓表以散体的形式写作，语言朴素自然，结构完整，事项清楚明白，达到了西夏求和归顺而使得国内暂时缓和的预期目的。

（二）西夏与宋外交公文关系

我们通过上述西夏致宋公文内容的分析，发现西夏与宋朝关系非常复杂，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在扑朔迷离的复杂关系中归纳出其带有规律性的关系类型，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夏宋关系。

夏、宋公文往来的称谓非常特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种类型。

一是自称为臣，称宋朝皇帝为陛下。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脱脱等《宋史·夏国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的记载，发现西夏自称臣、称宋朝皇帝为陛下的称谓很多，如元昊上宋的《于宋请称帝改元表》中多次出现自称“臣”，称宋朝皇帝为“陛下”^[6]的称谓。元昊之后的谅祚、秉常、乾顺等，在给宋朝的上表中都几乎自称臣，称宋朝皇帝为陛下。

二是自称臣或孤臣等，称宋朝皇帝为父大宋皇帝、中朝等。如《宋史·夏国传》记载：“明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勛与文贵俱来，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9]13998}。又如，乾顺上宋的《遣使诣宋谢罪表》^[6]中自称“臣国、孤臣、敝国”，而称宋朝为“中朝”。

三是自称“西界或夏国”，称宋朝为“南界、南朝”等。譬如，夏永安二年（1099）三月，乾顺用嵬名济等谋，遣使至辽国，要求辽国去宋朝为西夏说情，从而达成和解。辽主遣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入献玉带，持书为西夏解和。在辽道宗给宋哲宗的国书中引用了乾顺的相关语言，称道西夏“近岁以来，连表驰奏，称南兵之大举，入西界以深图，恳求救援之师，用济攻伐之难。理当依允，事贵解和……”^{[6]12081}在这篇公文中清晰地写到了“西界”和“南兵”之称，即西夏与宋朝的别称。《西夏书事》记载“梁氏遣使告于辽曰：‘夏国与南朝历年交和，忽于诸路齐发人马，大行杀掠。今则深入近里地分，及于朝廷边界相近诸要害处多修城壁，侵取不息。伏望计会南朝，却令还复所夺疆土、城寨，尽毁所修城壁。’”^{[10]343-344}其中提到“夏国”与“南朝”的称谓。

四是自称本国，称宋朝为大国。譬如在元昊时，遣使穿着本国的服装，到汴梁交纳北宋所赐的旌节告敕时，宋廷愕然之余，“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国命来见大国，头可断，冠服不易。’”^[11]其中出现“本国”和“大国”的称谓。

由上可见，西夏与宋朝公文往来中称谓的不同，可以真切地反映出西夏与宋朝不同时期的各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对于西夏来说，称谓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利益随之发生了变化。

四、西夏与金的外交文书

（一）西夏致金的公文

金朝建立后，西夏还向新崛起的金朝议和归顺。西夏与金的往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金建国始到海陵王亮（1115～1161）的46年时间，是解决双方的隶属关系和开始和平交往的时期。金朝建立后，对西夏采取守势，竭力瓦解辽夏同盟，只要西夏承认对金的隶属关系，双方就可以和睦相处。这时期所见的公文有《遣使诣金上誓表》^[3]《贺金正旦表》《谢赐誓诏表》^[3]。西夏向金朝所上誓表议和归顺的比较著名的公文主要以乾顺遣大臣把里公亮等于夏元德六年（1124）三月的《遣使诣金上誓表》^[3]为代表。移录表文内容于下：

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3]2866}

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1124）正月，崇宗乾顺派遣御史中丞把里公亮向金朝奉表称臣，“以事辽之礼称藩”，夏金达成协议和，称“天会议和”。金朝则将辽国西北地区包括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冻以西之地划给西夏。三月，乾顺为了答谢金朝所赐土地，再次遣把里公亮带着西夏地方特产向金朝皇帝进献，并呈上誓表。此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卒，太宗完颜晟即位。西夏上誓表后，金太宗于闰三月派阿海、杨天吉到西夏赐誓诏，承认了乾顺“夏国王”的地位。同意“一切恭依先朝制诏”，与西夏建立“相为援助”^{[3]2867}的友好关系。从此，金朝与西夏建立了以君臣相称的外交、政治关系。

乾顺致金的这篇誓表，结构十分完整，主要叙述了5件事：一是缘引金朝边臣“赍牒奉宣”于西夏，使西夏有了上表的理由，这样写作的目的是显示自己忠心之所在，以引起金朝的重视；二是客观地叙述了西夏与辽国的关系；三是感谢金朝赐以土地，并申明自今以后凡事都依臣事辽国旧例；四是如实告诉金朝契丹昏主并不在西夏境内，若一旦奔窜到西夏，则“不复存泊，即当执献”，或金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而且金朝若需要兵源，则西夏“即当依应”，即使“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五是西夏誓言，誓言斩钉截铁，诚恳有加，并恶毒至极，“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不论这篇誓表的誓言多么恶毒，可西夏求和归顺的目的却是达到了。

第二阶段，从金世宗即位（1161）到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三月止，计55年时间。这一阶段为夏金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时期，因而却产生了许多公文并被保留了下来。这时期所见公文有《贺万春节奏》《仁孝谢世宗表》《仁孝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表》^[3]等。

第三阶段，从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三月始，金廷诏议伐西夏起，到金正大四年（1227）夏国王李□降于蒙古的13年中，属金朝商议伐夏之时，这时夏金双方往来关系多次中断，为双方关系破裂与重新友好往来的时期。金廷于贞祐四年（1216）闰六月，改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双方战火连年，人民备受涂炭，两败俱伤“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3]2876}直到金正大元年（1224）和议始成，称兄弟之国，又恢复友好往来。不过，这时的西夏已日薄西山，和好并没有挽救其灭亡，金廷也奄奄一息了。

（二）西夏与金外交公文关系

西夏与金的外交关系，可以通过西夏致金公文的称谓反映出来。西夏致金公文的称谓，归纳起来也主要有以下3种。

一是自称臣、下国，称金朝为大朝。如，夏元德六年（1124）正月，乾顺《遣使诣金上誓表》：“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3]2866}又如，夏乾祐八年（1177）仁孝《以金却所献百头帐再上表》：“……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3]2870}

二是自称夏国，称金朝为大朝代、朝廷。如，夏乾祐元年（1170）仁孝《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3]2870}

三是夏金兄弟相称。西夏后期，夏金都无力抵抗强大的蒙古帝国，于是，金朝甘愿受辱，与西夏称兄道弟联合抵抗蒙古。如，夏乾定三年（1226）八月，“遵项传位于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3]2876}。同时，“德旺遣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聘于金，请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10]。

从夏致金公文称谓来看，似乎西夏的地位较宋、辽有所提高。但从当时夏、金的政治形势来分析，又似乎映照出夏、金与蒙古力量的悬殊和差距。正因为如此，故西夏致金公文称谓变化比较明显，这也是常理。

五、西夏与辽的外交公文

（一）西夏致辽的公文

西夏致辽的公文，目前没有保留下来公文的原文，只能从一些史实中了解到。下面笔者将根据史籍记载来看西夏致辽的上奏文书。

1. 宋端拱元年、契丹统和六年（988）三月，继迁以契丹许归公主，逾年不见真命，遣知白表献请之^[10]。

2. 宋端拱二年、契丹统和七年（989）春正月，继迁上表契丹，请与继捧通好，不许^[10]。

3.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七月，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12]。

4.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元昊上表谢罪，欲收集叛党以献，从之”^[12]。

5. 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十月，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十二月，谅祚上表如母训”^[12]。

6. 西夏天祐垂圣二年（1051），“五月，萧爻括使夏回，进谅祚母表：乞伐党项权进马驼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镇，仍乞罢所建城邑。以诏答之”^[12]。

7. 西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七月，谅祚进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赍诏抚谕”^[12]。

8. 西夏福圣承道二年（1054），“七月，谅祚遣使求婚。十月，进誓表”^[12]。

（二）西夏与辽外交公文关系

西夏致辽公文的称谓，由于目前没有保留下来西夏致辽的公文原文，所以无法界定其准确的称谓问题。但我们可根据间接材料来推断和揣测，其称谓主要有3种。

一是自称臣，称辽朝为辽或辽国。譬如，夏元德五年（1123），夏金天会和议后，乾顺

遣把里公亮等“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并表示“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3]2866}。

二是可能自称国家或西朝，称辽朝为北朝。《辽史·圣宗本纪》记载，自从“契丹以义成公主归李继迁”后，夏辽关系一直比较友好。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言：‘国家疆域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5]。

三是以舅甥相称。据史书记载，德明继位多年，但很长时间未得到辽朝的册封，为稳定党项羌族民心，德明遣使请求辽朝册封，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5]

总之，西夏不仅对辽称臣纳贡，而且结为姻亲，互为犄角。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并不间断地伴随整个西夏的发展历史。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西夏曾仰仗于辽朝的庇护和支持，辽朝也曾利用西夏对抗宋朝的实力，从而使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吴讷，著. 文章辨体序说 [M]. 于北山，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 脱脱，等. 金史·西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徐望之，著. 公牍通论 [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5] 戴锡章，编撰. 西夏纪 [M]. 罗矛昆，校点.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 [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7] 余冠英，主编. 唐宋八大家全集 [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 [8] 宋大诏令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 脱脱，等. 宋史·夏国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 吴广成.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11] 江少虞，撰. 宋朝事实类苑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2] 脱脱，等. 辽史·西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iplomatic documents of Xixia Dynasty

Jiang Juyu and Li Jing and Zhao Yanlong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intercourse tools between nations ,the diplomatic documents of Xixia tak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its closely association with periphery nations. These documents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Xixia diplomacy tactics and thought in the special history times and can provide some history document data for Xixia stud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makes more deep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to them from the angle of secretarial science and grammatology ,etc.

Key Words: Xixia Dynasty; diplomacy; documents

(责任编辑 孙颖慧)